

正大光明

王润中 李旭之 曹增森

编

王俊玲 武胜因

中国古代宫廷 权谋故事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古代宫廷 权谋故事

王润中 李旭之 曹增森 编
王俊玲 武胜因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096号

责任编辑: 李 惠 李晓琤

封面设计: 苏彦斌

版式设计: 周 迅

书 名	中国古代宫廷权谋故事
编 者	王润中 李旭之 曹增森 王俊玲 武胜因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印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85千字
印张	8.75
版次	1991年6月 北京第1版
印次	1992年8月 第2次印刷
印数	11001—14600
书号	ISBN7—80035—877—1/Z.123
定价	4.80元

编者的话

本书所辑录的七十四四个故事，是参照《二十四史》、《东周列国志》和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编选的。既有正史的出典，又有野史的情趣。愿望是给读者提供一册雅俗共赏的历史读物、从一个角度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

从春秋末期到清朝末年，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极黑暗的，作为统治这个社会的宫廷就更加黑暗。按贾元春的话说，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其中充满着阴谋、倾轧、陷阱和凶杀，目的——夺取皇权。为此，夫妻、父子、兄弟、君臣之间，骨肉相食，残忍至极，所谓“仁义”、“孝悌”，不过是一种讽刺。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这是一幕演出时间最长的悲剧。本书提供的，仅仅是一根窥管。

当然，这都是早已被历史埋葬的事。但是了解它，并非毫无意义。起码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封建社会，为生活在今天而深感幸运。

本书故事排列以历史发展为序。所选故事尽可能避免了情节的重复。故事题目都是编选者加的。

本书故事由王润中、李旭之、曹增森、王俊玲、武胜因等五人编选。先秦部分：王俊玲；秦汉部分：李旭之；魏晋南北朝部分：曹增森；隋唐五代部分：武胜因；宋金元部分：王润中；明清部分：李旭之、王润中。

由于编选者水平所限，定有许多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〇年三月于北京

目 录

一、先秦	(1)
欲擒故纵 郑伯克段	(1)
楚平王移花接木逐世子	(4)
宠妾设计杀申生	(9)
重耳用仇诛奸佞	(11)
孙臆无端遭臆足	(15)
吕不韦老谋深算居奇货	(22)
二、秦	(25)
赵高偷梁换柱立胡亥	(25)
李斯贪禄 身首异处	(29)
指鹿为马 君臣皆毙命	(32)
三、西汉	(36)
阴谋再三诛韩信	(36)
吕后荼毒戚姬母子	(39)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42)
武帝父子遭离间	(45)
少帝明察除逆党	(48)
“谦恭”王莽篡帝位	(51)
四、东汉	(56)
窦皇后专宠除贵人	(56)
群小惑主除杨震	(58)
灭逆党 顺帝得立	(60)
陷绝境 跋扈将军自刭	(62)
宦官弄权乱宫闱	(64)

董卓身陷连环计	(66)
五、魏、晋、南北朝	(70)
司马懿称病赚曹爽	(70)
司马氏专权废曹芳	(72)
胸存鳞甲 贾后天异党	(74)
乘内乱 刘聪据国	(78)
代晋复辟 靳准灭门	(80)
弑赵主 石虎篡位	(83)
兄弟相残 石宣被焚	(87)
色生祸 燕主被弑	(90)
阴进阳退 刘裕登基	(92)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94)
乱伦子孽深成废帝	(97)
罪逾桀纣 终被屠戮	(100)
主行无道 惨祸迭起	(103)
杀诸王 萧鸾据神器	(107)
伪言生太子 伏甲诛功臣	(110)
逼宫禅让 高洋登大宝	(113)
杀勋戚 皇叔篡位	(117)
叔陵夺嫡终丧命	(121)
六、隋、唐、五代	(124)
韬光晦迹 杨广篡位	(124)
争立储 兄弟血溅玄武门	(131)
取而代之 武则天称帝	(135)
甘露之变 弄巧成拙	(139)
绕柱三匝 朱温终成刀俎	(141)
七、宋	(144)
陈桥兵变 赵匡胤黄袍加身	(144)
杯酒释兵权	(148)

斧声烛影 千载疑案	(150)
赵普修怨 牵连己身	(152)
枕头关节 哲宗废后	(155)
“莫须有”遗臭万年	(159)
八、金	(165)
迪古乃夜弑金主亶	(165)
元宜临战诛无道	(167)
九、元	(172)
正家法 海山承帝位	(172)
奸佞得道 枉杀忠良	(175)
留祸根 君相齐授首	(178)
明让阴夺 毒死胞兄	(182)
权相命断亲侄手	(185)
十、明	(191)
胡惟庸谋反被磔	(191)
隐真示假 燕王登基	(193)
夺位不成 炙为肉饼	(199)
假太子换个真皇后	(203)
易名臣倾力 英宗得复辟	(207)
阉臣夺柄 终成虚话	(211)
匿名儿侥幸为储君	(215)
宦官专权 八虎乱政	(219)
借大丧 计除倾权臣	(226)
嫁祸异己 险兴大狱	(231)
书蠹不解宠妃意	(237)
十一、清	(241)
雍正登基 不解之谜	(241)
无道君做尽无道事	(246)
辛酉政变 太后垂帘	(251)

顺水推舟 智除安德海	(256)
割臂下毒何为真	(260)
袁世凯初露阴阳脸	(263)

一、先秦

欲擒故纵 郑伯克段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将洛阳以东的城廓、土地封给世子掘突。前 758 年卫武公薨，掘突嗣位，是为郑武公。

郑武公在申国娶姜氏为妻，叫武姜。武姜生二子，长子叫寤生（即庄公），次子叫段。因姜氏在生庄公时难产，心中惊恐有不快之意，故取名寤生。次子段一表人才，武艺高强。姜氏心中偏爱此子，欲立段为太子，姑屡向武公请求：“段若袭位为君，岂不胜寤生十倍？”武公道：“长幼有序，不可紊乱。况寤生无过，岂可废长而立幼乎？”遂立寤生为世子，仅以小小共城，封给段为食邑，号为共叔。姜氏心中愈加不悦。及武公薨，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姜氏夫人见共叔无权，心中不快。乃对庄公说：“汝承父位，享地数百里，而同胞之弟，仅有容身之地，余心何忍！”庄公道：“依母意图如何？”姜氏道：“何不把制邑封给他？”庄公答道：“制邑险峻著名，先王遗命，不许分封。除此之外，均可封之。”姜氏又道：“京城也可。”庄公默然不语。姜氏变了脸色，说：“再若不允，只有逐他到别国，让他别图仕途以糊口。”庄公连声说：“不敢！不敢！”遂唯唯而退。

次日升殿，即宣布封共叔段的诏令。大夫祭足谏阻。庄

公道：“封段为我母之命，何敢拒之？”遂将京城封于共叔段。共叔谢恩完毕，入宫来辞姜氏，姜氏屏去左右，私下对段说道：“汝兄不念同胞之情，待汝甚薄。今日之封，也是我再三请求，虽则勉强从命，心中也未必和顺。汝到京城作些准备，倘有机会，我当相约，汝同袭郑之师，我为内应，国可得也。汝若取代寤生之位，我死无憾矣！”共叔领命，遂往京城居住。自此国人改口，俱称段为京城太叔。

太叔常以射猎为名，逐日出城训练士卒，又借口出猎，袭取鄢和廩延之地。两处邑宰逃入郑国，将太叔引兵取邑的详情奏闻庄公。庄公微笑不言。班中有一位官员，高声叫道：“段可诛也！”庄公抬头观看，乃是上卿公子吕。庄公道：“子封有何高论？”公子吕道：“臣闻‘人臣无将，将则必诛。’今太叔内挟母后之宠，外靠京城之固，日夜训兵讲武，其志在篡位。主公借臣协助作战之军，直奔京城，缚段而归，才绝后患。”庄公道：“段的罪恶未显露，安可加诛？”公子吕道：“今两鄙被收，直至廩延，先君土地，岂容一天天地割宰？”庄公笑道：“段乃姜氏之爱子，寡人之爱弟。寡人宁可失地，岂可伤兄弟之情，违背国母之意乎？”公子吕又奏道：“臣不要光考虑失地，失地即失国也。今人心惶惶，见太叔势大力强，尽怀观望。时不久，都城之民将与主公不是一条心了。主公今日能容太叔，恐异日太叔不能容主公，悔之晚矣！”庄公道：“卿，勿妄言，寡人当思之。”公子吕出外，对正卿祭足道：“主公只顾个人私情，而忽视社稷安危，吾甚忧之！”祭足道：“主公才智兼人，此事必非坐视，只因大庭为耳目之地，不便泄露。子，贵戚之卿，若私自叩问，必有定见。”公子吕依言，直叩宫门，再次请见庄公。庄公道：“卿此来何意？”公子吕曰：“主公嗣位，非国母之意，万一内外合谋，叛乱发生在切

近的地方，郑国便不是主公所有了。臣寝食不宁，是以再请！”庄公曰：“此事牵连国母。”公子吕道：“主公岂不闻周公诛管、蔡之事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望早早决计。”庄公道：“寡人已筹划成熟了，段虽不道，尚未公然叛逆，我若加诛，姜氏必从中阻挠，徒惹外人议论，不仅说我不友善，还说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彼恃宠得志，肆无忌惮，待其造逆，那时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劝，而姜氏亦无辞矣。”公子吕道：“主公远见，非臣所及。但恐日复一日，养成势大，如蔓草不可除，怎么办呢？主公宜速办。”庄公道：“有什么办法吗？”公子吕道：“主公久不入朝，无非是太叔的缘故。今声言到周，太叔必认为国内空虚，兴兵争郑。臣先引兵伏于京城附近，乘其出城，入而掳之。主公从廩延一路杀来，腹背受乱，太叔虽有冲天之翼，能飞出去吗？”庄公道：“卿计甚善，要谨慎从事，不要泄露他人。”公子吕辞出宫门，叹曰：“祭足料事，可谓如神矣。”

次日早朝，庄公假传一令，使大夫祭足监国，自己去周朝拜。姜氏闻知此信，心中大喜，道：“段有福为君矣！”遂写密信，遣心腹送到京城，约太叔五月初旬，兴兵袭郑。公子吕预先差人伏于要路，抓获送书人，立时诛之，并将书密送庄公。庄公启缄看毕，在封地加强兵力，另遣送书人，假充姜氏所差，将书送达太叔。太叔回书约定，以五月初五日为期，以在城楼立一面白旗为应。庄公得书，喜道：“段之供招在此，姜氏岂能庇护！”遂辞别姜氏，只说去周，却向廩延缓慢而进。公子吕率车二百乘，在京城附近设下了埋伏。

却说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与其子公孙滑商议，派滑到卫国借兵，许以重贿。自率京城二鄙之众，扬幡出城。公子吕事先遣兵车十乘，扮作商贾模样，潜入京城，只

等太叔兵动，便于城楼放火。公子吕望见火光，立即杀来，城中之人，开门放进公子吕，不费大力，得了京城。公子吕进城后即出榜安民，榜中尽数庄公孝友、太叔背义忘恩之事，当时满城人都说太叔不是。

太叔出兵不到二日，就闻知京城失守，心中慌乱，急忙带兵星夜回城，以期夺回京城。可是手下士卒中有人接了城中家信，纷纷耳语：“庄公如此厚德，太叔不仁不义。”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我们背正从逆，天理难容。”士卒便一哄而散。太叔一点兵，走了大半，知人心已变，急奔鄆邑，想再聚众。不料庄公的兵已在鄆。太叔道：“共城乃吾故城，乃吾封地。”于是逃往共城，闭门自守。庄公引兵攻之，因共城区小，难挡两路大军，须臾被攻破。太叔闻庄公将到，叹道：“姜氏误我矣！何面目见吾兄乎！”遂自刎而亡。

庄公抚段之尸，大哭一场，道：“痴儿何至如此！”遂简其行装、姜氏所寄之书尚在。庄公将其与太叔回书都装在一起，派人驰至郑国，教祭足呈与姜氏观看。即命将姜氏送去颍地安置，并发誓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姜氏见了二书，羞惭无措，自觉亦无颜与庄公相见，即时离了宫门，出居颍地。姜氏走后，庄公很快就后悔了，后经颍地一名叫颍考叔的人出谋划策，庄公派人挖地道，在地道里见母亲，既不违背誓言，又了却了自己的心愿，国人皆称庄公之孝。

楚平王移花接木逐世子

周景王十九年（前526年），楚国有臣名费无极，因说佞得宠于楚平王。平王有子，名建。费无极忌恨公子建，不时

设法离间平王父子。一日，无极启奏平王道：“太子已年长，何不为他婚娶？如婚娶，最好求于秦国。因秦是强国，且与楚和睦相处。两强国成婚，楚势力会更大。”平王便依了他，随后派费无极到秦为太子求婚。秦哀公召群臣商议此事，答应将哀公长妹孟嬴许配公子建。无极回报平王，楚平王即派无极带金珠彩币去秦国迎亲。哀公大悦，装资百辆，随妾数十人，让公子浦送孟嬴到楚。途中，费无极看孟嬴确有绝世之色，又见随妾中亦有一仪容颇端的人，便心里活动起来。细访其女，得知为齐人，自幼跟随父亲在秦国，后入宫做孟嬴侍妾。无极在驿站留宿时密见齐女，说道：“我相信你有贵人之貌，有心想抬举你做太子的正妃。如你能为我保密，我保你富贵不尽。”齐女低首无言。费无极说罢便提前回楚，入宫回奏平王，道：“秦女就到，约还有九十里路。”平王问：“你见过秦女？其貌如何？”无极知平王是酒色之徒，正要夸秦女之美，恰好平王有此一问，正中其计。于是回奏道：“臣阅女子貌美无双，楚国后宫内无有与其相媲美者。”平王闻之，面皮通红，半晌不语，须臾叹道：“寡人枉自称王，不遇此等绝色，可谓虚过一生。”无极听罢，请平王屏去左右，密奏道：“王慕秦女之美，何不自之？”平王道：“既聘于太子，怎好自之。”无极道：“尚未入宫，王迎入宫，谁敢异议？”平王道：“群臣之口可封锁，可如何堵太子之口？”无极将齐女之事说与平王，平王大喜，并嘱无极要机密行事。无极对前来送行的公子浦说：“楚国婚礼，与他国有异。先入宫见舅姑，而后成婚。”公子浦道：“唯命”。于是无极命将孟嬴及陪嫁妾俱送入王宫，将孟嬴扮作秦陪嫁之妾，齐女扮作孟嬴，令太子建迎归东宫成亲。满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无极之诈。

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禁止太子入宫，朝夕与秦女在

后宫宴乐，不理朝政。无极也恐太子知觉，乃劝平王令太子镇守城父，道：“秦婚之事，久则事泄。若远屏太子，岂不两得其利。”平王应许，遂命太子建出镇城父。平王手下尚有一叫伍奢的大臣，知道费无极的奸佞，欲向平王进谏，无极知之，便又复言平王，让伍奢去城父辅助太子。太子走后，平王遂立秦女孟嬴为夫人，驱蔡姬归郢。太子到此才知秦女为父所换，然无可奈何。过了一年，孟嬴生一子，平王爱如珍宝，取名为珍。后孟嬴从宫人处探得齐女之事，便凄然垂泪。平王觉其意，百媚献之，许立珍为世子。费无极终以太子建为虑，恐异日嗣位为王，祸必及己，又趁机在平王前诬陷：“闻世子与伍奢有谋叛之心，暗中派人收通齐、晋二国，令其成为谋叛助手。”平王不信，无极又道：“因秦女之故，久怀怨恨。今在城父练兵有日了。王若不信，请允许臣辞，逃到他国，免受诛戮。”平王本欲废建而立珍为世子，又被无极说得动心，便不信也信了。即欲传令废建，无极又奏道：“太师伍奢是谋主，王不如先召伍奢，后遣兵袭世子，则王之祸患可除。”平王然其计，即使人召伍奢。奢至，平王问道：“建有叛心，汝知之否！”伍奢平日刚直，遂对道：“王纳子妇已过矣！又听小人之说，而怀疑骨肉之亲，余心何忍？”平王惭其言，叱左右将伍奢囚之。无极知伍奢被囚，又奏道：“奢斥王纳妇，怨恨已明显了。太子知奢被囚，能不动兵乎？”平王道：“吾欲派人杀世子，派谁去呢？”无极对答道：“他人去，太子必将抗击，不如密告司马奋扬，派他袭杀之。”平王乃使人密告奋扬说：“杀太子，受上赏；纵太子，当死！”奋扬得令，立即派心腹私报太子，教他速速逃命，刻不容缓！太子建大惊。当时齐女已生子名胜。建遂与妻子连夜出奔宋国。奋扬知道太子已走，便使城父人将自己囚禁，解到郢都，

来见平王，说：“世子逃矣！”平王大怒曰：“言出于余口，入于你耳。谁告建耶？”奋扬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寡人。’臣谨守这些话，不敢有贰心，把这事告诉了他。后思罪及于身，悔已无及矣！”平王曰：“尔既私纵太子，又敢来见寡人，不畏死乎？”奋扬对曰：“既不能奉王之后命，又畏死而不来，是二罪也。且世子未有叛逆行为，杀之无名，苟且君王之子得生，臣死为幸矣。”平王听后，似有愧色，良久曰：“奋扬虽违命，然忠直可嘉也！”遂赦其罪，复为城父司马。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珍为太子，改费无极为师。

无极又奏曰：“伍奢有二子，曰尚曰员，皆人杰也。若使出奔吴国，必为楚患。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他们若爱其父，必应召而来；来则尽杀之，可免后患。”平王大喜，狱中取出伍奢，令左右授以纸笔，对他说：“汝教太子谋反，本当斩首示众；念汝祖父有功于先朝，不忍加罪。汝可写书，召二子归朝，改封官职，赦汝归田。”伍奢心知楚王在欺骗他，欲召其父子同斩。于是对答道：“臣长子尚，慈温仁信，闻臣召必来。少子员，稍好于文，长于习武，能成大事，安肯来耶？”平王道：“汝以寡人之言，作书往召；召而不来，无与尔事。”奢念君王之命，不敢抗违，遂写书召尚、员二子入朝。平王遣鄢将师为使，驾驷马，持封函印绶见伍尚，口称：“贺喜！”尚曰：“父才被囚，何贺之有？”鄢将师道：“王误信人言，囚禁尊公，今有群臣保举，称君家三世忠臣，王内惭过听，外愧诸侯之耻。反拜尊公为相国，封二子为侯，尚赐鸿都侯；员赐盖侯。尊公久禁初释，思见二子，故复作手书，遣某奉迎。必须早早就驾，以慰尊公之望。”伍尚曰：“父被囚禁，吾心如割，得免为幸，何敢贪印绶哉？”将师曰：“此王命也，君其勿辞。”伍尚大喜，乃将文书入室，与其弟伍员观看，道：

“父幸免死，二子封侯，使者在门外，弟可出见之。”员曰：“父得免死，已经很幸运，二子有何功，而封功侯？此计诱我也，去必被诛！”尚曰：“父有手书，岂能诳哉？”员曰：“吾父忠于国家，知我必欲报仇，因此写书命我归楚。以绝后虑。”尚曰：“吾弟乃猜测之语，万一父书果是真情，吾等不孝之罪怎样说呢？”尚执意要去，道：“吾之智力，远不及弟，我归楚，汝到他国。我以殉父为孝，你以复仇为孝。从此各行其志，不复相见矣！”伍员拜了伍尚四拜，以当永诀。尚拭泪出见鄢将师，道：“弟不愿封爵，不能强之。”将师只得同伍尚登车。既见平王，王一并把伍尚囚之。伍奢见伍尚单身归楚，叹道：“吾本来就知道员不来也！”无极复奏道：“伍员尚在，应急捕之，迟则逃矣。”平王准奏，即遣大夫武城黑，领精兵二百人，袭捕伍员。员探知消息，哭道：“吾父兄果不免矣！”于是，对其妻贾氏道：“吾欲逃奔他国，借兵以报父兄之仇，不能顾你，奈何？”贾氏睁目视员道：“大丈夫含父兄之怨，如割肺肝，如何有功夫为妇人操心？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遂入户自缢。伍员痛哭一场，葬其尸，身穿素袍，贯弓佩剑而走。未及半日，楚兵已至，围其家。搜伍员不得，估计伍员必东走，遂命兵士疾速追之。归报平王曰：“伍员已先逃矣。”平王大怒，即命费无极押伍奢父子于市曹斩之。临刑，伍尚唾骂无极妖言惑主，杀害忠良。伍奢止步道：“见危授命，人臣之职。忠佞自有公论，何以骂之！但员儿不至，吾虑楚国君臣，自今以后，不得安然朝食矣。”言罢，引颈受戮。百姓观看，无不流泪。

伍员几经周折，为父报了仇，奸佞之臣费无极也被梟首。

宠妾设计杀申生

晋献公为世子时娶贾姬为妃，久而无子。其父武公晚年向齐国求妾，齐桓公将宗女齐姜许之。时武公已老，而齐姜年少貌美，武公不能御女。晋献公便与齐姜私通，生一子，寄养于申氏，因此取名申生。献公即位之年，贾姬已薨，遂立齐姜为夫人，立申生为世子，以大夫杜原款为太傅，大夫里克为少傅。

献公十五年（前662年），兴兵伐骊戎。骊戎乃请和，将二女献于献公。长曰骊姬，次曰少姬。骊姬貌美且娇，智计千条，诡诈百出。在献公前，小忠小信，贡媚取怜，又时常参与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献公宠爱无二。过了一年，骊姬生一子，取名奚齐。

献公爱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嗣。只因申生已立做世子，无故变更，恐群臣不服，故与一个名叫优施的人谋划夺嗣之计。骊姬、优施二人有恃无恐，合谋策划杀了申生，立奚齐为世子。

一天，骊姬对献公说道：“太子久住曲沃，君为何不将他召来？就说妾思见太子。希望他早一些来，何如？”献公遂将申生召来。申生到后，先见献公，礼毕，便入宫参见骊姬。骊姬设宴招待了他。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他吃饭。这天夜里，骊姬流着泪向献公说：“妾欲回报太子之心，故召他来，并设宴款待他，不想太子非常无礼。”献公道：“何如？”骊姬道：“妾留太子午宴，饮酒至半酣时，太子对妾说：‘我父老矣，象我父亲当年那样，何如？’妾怒而不